

奇怪的密码

QI GUAI DE MI MA

浩然等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奇怪的密码

浩然等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



奇怪的密码 浩然等著

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合肥市跃进路1号)

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3 1/4 字数: 52,000 印数: 5,000

1980年12月第1版 1980年12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: R10102·874 定价: 0.24元

内 容 提 要

深夜，肖敏正心绪不定地对窗出神，突然王老师出现在窗前，匆忙扔进一个纸团，叮嘱肖敏收藏好。肖敏紧张地在一页纸上写下什么后，烧掉原件。就在这时，窗玻璃“哗啦”被击碎，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，抓走那页纸……怎么回事？《奇怪的密码》中作了详细的描述。

这是一本短篇儿童小说集，收集了著名作家浩然、任大霖等人七篇作品。各篇故事均曲折生动，表现手法新颖，是广大少年儿童和小学教师的较好读物。

目 录

奇怪的密码	张玉银(1)
川川	浩然(11)
小迷糊寻“枪”记	任大霖(28)
白额爷爷	周德钊(40)
小龙号	李仁晓(57)
俩兄弟	黄修纪(73)
爸爸,我错在哪里?	金兴安(94)

奇怪的密码

张玉银

肖敏双手托腮扒在桌子上，对着窗户出神。外面灰蒙蒙的一片，什么也看不清楚。远处突兀着黑黝黝的影子，那是高楼大厦。

中午，妈妈刚从南方出差回来，吃过饭就到天安门广场去了。当时，肖敏也要跟她一道去，可是妈妈没有答应。妈妈是个公安干部，一向很严肃，有些事情根本不给他争辩的余地。眼下，妈妈在哪儿呢？也许，她还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肃立着；也许，她正深情地凝视着缀满小白花的松墙；或者，她挤在人群中，工整地抄写一首激动人心的诗词……天安门广场，那是令人热血沸腾的地方啊！这几天，肖敏一直是在心情压抑、思想激烈斗争中度过的，他那安静的心灵，第一次受到暴风雨的猛烈冲击。当上面传下指令，不准人们举行悼念敬爱的周总理的活动时，这个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跟他的老师和同学们一样：愤慨、不平！一个偶然的机会，他听到班主任王老师和另一个老师

私下议论，并且指名道姓地说什么“清江摇桥闪鬼影”，过后，他害怕、神情恍惚。上午，他们班学生在王老师带领下，集体来到天安门广场，给敬爱的周总理献了一个精致的花圈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气壮山河、慷慨激昂的场面，使他热血沸腾，泪水淋漓，他整个身心完全沉浸在真理和正义的海洋里，所有的怯懦和犹豫都被冲洗得干干净净。他觉得自己一下子猛长了不少，已经是一个大人、一个战士了！现在，一想起那庄严的时刻，他的耳边就掀起汹涌的潮声，胸腔里的热血就在突突地奔流！

已经深夜十二点半了，妈妈还没有回来。深沉的夜静得出奇。墙上猫头鹰式的挂钟滴滴答答地响着，猫头鹰的一对眼球不停地转动，闪着冰冷、阴森的光。



远处响起脚步声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急，显然是一个人在奔跑。肖敏站起来，想打开窗子瞧瞧。突然，窗玻璃上现出一张苍白的脸影！那脸影张着嘴巴，喘着粗气，发出断断续续的声音：“啊，肖敏，他们——在追我，快，快

把——我这个东西藏好……”他手一扬，窗摇头上掉进一个纸团。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，肖敏被惊呆了。啊，是王老师！他还没来得及喊一声，王老师已经跑远了。

远处又传来脚步声，听起来象是好几个人，并且就在不远的地方停住。肖敏清楚地听到一个尖尖的声音：“瞧，这儿亮着灯。”几乎在同时，远处好象什么铁器被踢翻，发出“哐当”一响。“快，给我追！”一个粗大的嗓门喝道。于是，杂沓的脚步声渐渐远去，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

肖敏屏住怦怦的心跳，把纸团打开，只见上面抄着一首诗：“黄浦江上有座桥，江桥腐朽已动摇……”他心里明白了，但又立刻紧张起来。他忽然想起，妈妈在临出门之前，曾严厉地对他说：“小敏，我不许你到天安门广场去，今天说不定会……”会什么呢？难道会出现什么可怕的事吗？啊，可怕的事情或许已经发生了？得赶快把这首危险的诗藏好。于是，他霍地站起来，在屋子里四处打量。藏到哪里好呢？放在地下埋起来？不行，地板是水泥的。放到垫被底下？也不行，这太不保险了。放进旧报纸堆里夹起来？更不行，这简直是傻瓜……钟声滴滴答答地催着，肖敏急得心里象猫抓。要是妈妈在家就好了，她一定会想出一个绝妙的办法，说不定会用密码把诗记录下来，因

为妈妈在公安局是专门研究密码的。真要是那样，即使密码被搜出，他们也抓不住把柄的。想到密码，肖敏心头忽然一亮，转眼盯着桌上一本硬壳封面的小厚书，飞快地奔过去，熟练地翻起来。不一会，一页纸上便留下几行奇怪的密码。当他很快地把小厚书扔进套间的床上，又把原来的诗稿烧掉时，他才轻松地舒了一口气。就在这时，猛听得“哗啦”一声响，窗上的玻璃四处飞散，接着，从黑洞洞的窗外伸进一只毛茸茸的大手，把桌上的一页密码纸从半空抓走。肖敏惊叫一声，跌坐在椅子上！

门被撞开，闯进几个人来。他们胸前都别着一块胸章。一个粗嗓门大汉嘿嘿冷笑着：“我说嘛，那个逃跑的家伙在这里停了一下，果然不错。”他抓住肖敏的肩膀：“小家伙，你老实点，刚才给你密码的人是谁？”动荡的年代、复杂的斗争，使这位少年肖敏增长了智慧和胆略。此刻，严峻的现实反而使他受惊的心镇定下来，在极短的时间里，他已经作了应付眼前这帮人的考虑。他转过身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什么密码？没有人给过我东西呀，倒是你们把我家的窗子打烂了！”“胡说，这张纸上写的是什麼？”肖敏淡淡一笑：“这是数字嘛，你们看：448061, 331271, ……要是你们喜欢，我再给你们写一张。”“你敢要刁！”粗嗓门大汉伸出蒜白一样的拳头在桌上狠狠擂了

一下。

“你们这是干什么?!”门外悄悄走进一个人，突然大声斥问。肖敏一看，原来是妈妈回来了。妈妈身穿便衣，头发有些蓬乱，脸上堆满怒容。粗嗓门大汉转过身，愣了一下，尴尬地点了点头，冷冷地说：“宋科长，这就是你的家？”“不错。”肖敏妈妈走到墙边，取下白色制服穿好，拢了拢头发，戴上大檐帽，在沙发上坐下，讥讽地问：“有什么见教吗？”“岂敢，”粗嗓门大汉晃了晃手中的密码纸，得意地说，“不过，你的儿子和我们追捕的罪犯勾结上了，罪犯交给他一张密码信。”肖敏妈妈微微一惊。世界上再没有谁比妈妈更了解自己的儿子了。肖敏妈妈清楚地知道，肖敏一贯学习认真，爱憎分明，不会干什么坏事的。可是在这些乱云翻滚的日子里，肖敏爸爸在外地工作，自己又出差离开了家，儿子纯洁的心灵上会不会被玷上污秽？……想着，她不禁深深地皱起眉头，把询问的目光投向儿子。肖敏



显然有些慌乱：“妈，我这是……这不是……”粗嗓门大汉把密码纸递给肖敏妈妈，狡黠地说：“宋科长，你可是专门研究密码的呀。”肖敏妈妈接过密码，看了许久，又沉吟了半晌，才郑重地说：“这也许是一种密码，不过很奇怪，它们每一组都是由六个数字组成的，我暂时还看不出来。”她把密码还给粗嗓门大汉，走到肖敏面前，用严厉的口气问道：“小敏，告诉我，交密码给你的人是谁？”肖敏张了张嘴，没有说话。“你说呀！”妈妈语气更严厉了。肖敏眼里滚动着泪水，一头扑进妈妈怀里，发出倔犟的嘶喊：

“不，这是我画着玩的！”“小敏，你在说谎！”妈妈伸手推开身边的儿子。小敏后退几步，靠着墙壁站住，充满泪水的眼睛陌生地看着妈妈。这时，粗嗓门大汉拉过肖敏，对肖敏妈妈说：“请你原谅，我们只好暂时把他带走了。”“什么？”肖敏妈妈惊愕地变了脸色。此刻，愣了一会的肖敏又扑上来，捉住妈妈的手：

“妈，我对你发誓，我绝不会做出对不起人民的坏事！”儿子的声音是祈求的，似乎藏着难言的痛苦；儿子的目光是诚实的，纯洁的，没有半点瑕疵。她的心碎了。她考虑了一下，对粗嗓门大汉说：“你们不能带他走！要是有什么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，还有我！”“你？”粗嗓门大汉抱起双肘，怀疑的目光上下打量着肖敏的妈妈：“哼，研究密码的人认不出密

码，犯罪的儿子舍不得交出来，真演的好戏呀！”他的眼睛露出凶光，“我问你，刚才你从什么地方回来，是不是从天安门广场？”肖敏妈妈迎着挑战的目光，冷冷地回答：“你猜得很对。”“为什么穿便衣？”“便衣方便。”“你去干什么？”“干自己要干的事。怎么，你不也在干你要干的事吗？”粗嗓门大汉被问住了，他诡谲地眨眨眼：“噢——你也和我们一样，是在执行‘首长’交给的紧急任务？哈哈，差点儿误会了。就这么办吧，孩子交给你，可要从他口中掏出点东西，必要时，得有点大义灭亲的勇气呀！”说着把嘴一努，几个人一齐挤出门去。

肖敏妈妈把大门闩好，走进房里又把窗帘放下，回过头来看肖敏。突然，她愣住了：肖敏象一座木雕坐在沙发上，一动不动，眼睛睁得老大，向她投来凶狠的目光。她慌忙走过去，轻声问：“小敏，你怎么啦？”肖敏突然愤怒地吼起来：“走开，怪不得你不带我到天安门广场，原来你和他们一样，是黑了心的人，是追捕好人的凶手！”肖敏的话象把刀子刺进妈妈的心坎，她木然站在那里，非常难过，但是很快地，一阵欣喜又占据了她的新房：儿子的立场是多么鲜明，多么坚定，这是头咆哮着的勇敢的小狮子哟！妈妈把肖敏领进套房，闩上小门，让儿子坐在身边，用一种由于激动而颤抖的声音说：“孩子呀，你说错了，妈

妈不是凶手，妈妈的手是干净的；妈妈也不是黑心人，妈妈的心是向着人民的。”肖敏疑惑地问：“那你到天安门广场干什么？”妈妈的眼眶湿润了：“小敏，你还不相信妈妈吗？妈妈不会做出对不起人民的事。孩子呀，你不知道，他们已经下毒手了！”“啊！”肖敏猛地一惊：“天安门广场出事了？妈妈，你快告诉我！”妈妈沉重地说：“这事等会再告诉你吧。眼下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呢。”说着，从口袋里取出两个小纸卷，“这是从天安门广场抄来的诗词，要赶快藏起来。”肖敏一把抓过纸卷：“妈妈，我有藏的办法，用密码。”“密码？”妈妈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幕，奇怪地问，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肖敏说：“你不知道，刚才我还没来得及收藏而被他们抢去的那张密码，就是一首天安门诗抄。那是我们王老师抄的。他被追得很急，就把诗稿从窗子上扔给我，我又把它翻成了密码。”“这是真的吗？”妈妈仍然不相信，“你用的是什么密码呢？”肖敏笑了，从床上拿起那本硬壳小厚书，妈妈定睛一看，书上写着几个大字：四角号码字典。她恍然大悟，但又问：“怎么你用四角号码都是六个数字一组呢？”肖敏把字典翻到检字表：“妈，你看，那首诗的第一个字是‘黄’字，黄字的四角号码是4480，可是从检字表上看，4480这个号码下面有几个字，按顺序数，黄字是第一个，所以，我就把‘1’附在后



面，用 448061 来代替黄字，以后只要查一查检字表，就能把这首诗完整地翻译过来。”妈妈又惊又喜：

“孩子，你真聪明，我们就照这个办法做吧，即使他们搜去了密码，也只能干瞪着眼呢！”于是，他们俩一个翻字典，一个记号码，不一会，两首诗都用密码记录下来了。

妈妈烧掉诗词的原稿，又把密码卷成小卷，别在发卡里，然后将肖敏搂在怀里，深情地说：“小敏，下午我还认为你是个孩子，不让你到天安门广场去。现在，你已经不是孩子了，你长大了。”她停了一会，又说，“你想过没有，刚才我虽然骗走了他们，可是这件事并没有了结，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们的。也许，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家了。说不定，刚才他们就没有走远，这会儿正在外面监视着我们呢。孩子，你害怕吗？”肖敏望着妈妈的脸，坚定地说：“我不怕，我恨死他们了。”妈妈把他搂得更紧了：“好孩子，我知道你不怕，刚才你和他们斗得多勇敢，明天你会更勇敢的。你要记住，不论什么时候都要坚信：人民

悼念总理是无罪的，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！不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都不能说出王老师的姓名，都要保守这个秘密。孩子，等着吧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要在阳光下高声朗读这些诗词的！”肖敏咬着嘴唇，凝神谛听着，眼睛一动也不动。妈妈轻轻地拍着肖敏的脊背：“孩子，在妈妈怀里睡一会吧，天快要亮了，明天的斗争就要开始了！”



川 川

浩 然

我特别喜欢我的小儿子川川。川川也喜欢我。要是仔细地比较比较呀，他喜欢我的热呼劲儿，远不如喜欢解放军那么“特别”。因为我这个爸爸不是当解放军的！

我家的客人很多，尤其是晚上和放假的日子，来串门儿的人总不断。这里边有会种地的社员，有会造机器的工人，有会画画的画家，有会演电影的演员；会编写故事书的同志，来得更不少。凡是这些客人一进门儿，川川常常朝着他们龇牙一笑，叫一声“叔叔”或“阿姨”，马上收拾起他的功课本或是玩具，就躲到另一个房间里去了；直到客人走了，他才转回来。要是来个当解放军的客人，川川的表情可就完全两个样儿啦！他不笑，也不叫，而是睁大两只惊喜的眼睛；他顾不上收起本子和玩具，更不肯走开，而是慌乱地把手边的东西一堆一推，在原来的座位上一转身子，直冲着客人，从头上的红五星，到军装上的红领章，再到

脚上的“解放鞋”，上上下下地不住打量人家。客人端杯子喝茶，划火柴抽烟，用小刀子削水果皮的时候，川川那颗小脑袋就跟随着这些动作，摇来摆去。客人说起话来，川川就静静地、认真地听着；开头直直地坐着听，后来就朝前倾着身子听，再后来，就把胳膊肘支在腿上，两只小手托着下巴颏，非常入神地听。他那乌黑的眼睛，一会儿不肯离开客人的嘴巴，好象录音机——这录音机的反映不是声音，而是光芒：随着客人谈话的内容和情绪，变化着各种各样的光芒；那灵敏的速度，简直让人吃惊。有时候我跟客人谈话谈到深夜，怎么撵川川去睡觉，他也不肯，一定片刻不离地陪到底儿。客人走了，他不声不响地跟在我们背后，送出屋，送下楼，送到车子上；车子走远了，他还默神儿地望着那消失的踪影，忽然喊一声：“解放军叔叔，再见！”

川川特别喜欢解放军的特点可多啦！

哥哥从工厂打来电话：“川川，我买了两张电影票，咱们一块儿去看吧……”

川川不等哥哥把话说完，就忙着追问：“是打仗的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……”

“我今天不去看啦。”

“新片子，可好啦！”